西厓集 十四

附錄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三

附錄

行狀

有明朝鮮國輸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知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原府院君西厓柳先生行狀

公曾祖子溫成均進士 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安東金氏 贈貞夫人祖公綽通訓大夫行杆城郡守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妣延安李氏 贈貞敬夫人父仲郢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

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山府院君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公諱成龍字而見姓柳氏世爲豐山人其
先始顯于麗朝後有名從惠仕　本朝官至工曹典書五
世而至觀察公以剛直善擧職名故領議政蘇齋盧公守
愼實銘其墓公之在娠貞敬得異夢有人自空下告曰夫
人當生異子未久而公生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月也
生而瑩粹如明珠出水四歲知讀書六歲受大學擧止如
成人未嘗與群兒游戲八歲讀孟子至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惡聲慨然想象慕其爲人至或旁寐見之勝冠入

冠岳山廢庵中淨掃攻苦留一奴供爨俯讀仰思至忘寢
食夜深或有打墻壁聲公若不聞者一日有僧乘夜遽前
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
盜耶讀書自若僧乃拜曰貧道聞措大志確故來相試耳
他日必爲大人矣時退溪李先生講道于陶山公以觀察
公命負笈從之先生一見異之語學者曰此子天所生也
甲子南中司馬丙寅登第選補承文院隆慶丁卯薦入藝
文館己巳疏論 仁廟祔延恩非禮事得施還成均館典
籍工曹佐郎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入班序班引
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顧反居彼
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招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

入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卿二流置後庭中
動色大學生數百人來聚觀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
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為宗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
明乃禪學之換面者不如薛文清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
吳京者喜而前曰近來學術誑舛士失趨向公能發正論
以斥之吾道之幸也遂對立語良久甚加敬服有送行序
及書極其稱道至比於七十子及還李先生以書賀曰陸
禪懷襄於天下公能遏數百諸生點撿其迷不易得也庚
午拜副修撰修撰海入侍數對明白剴切剖析精微時稱
講官第一　賜暇湖堂歷正言吏曹郎辛未移兵曹壬申
還修撰領府事李浚慶臨卒上遺疏言朝中有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問朝臣孰爲明黨外議洶洶以後慶爲
欲禍士類三司及湖堂官皆上劄論之至欲追削官爵公
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至於請罪則恐傷
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從之不爲已甚語九月以遠接使
鄭惟吉從事官迎 神宗皇帝登極詔使于義州萬曆癸
酉復爲吏曹郎丁觀察公喪服闋除副校理吏曹正郎皆
不赴丙子春以校理赴 召在道辭還夏以獻納趍 朝
時臺官論一戚里銓曹即擬臺官于外公曰言官一開口
論戚里而遽欲逐之則言路塞而戚里橫矣遂論吏曹皆
遞以檢詳遷典翰辭冬以副應教陳疏乞養 不許丁丑
乞假歸覲陞舍人不赴冬以應教還朝 仁聖大妃上僊

禮官與大臣定議請 上行期年喪公謂同僚曰 明廟
於 仁廟爲繼統有父子之道 主上當從嫡孫父殁爲
祖母持重服爲是遂力論之有 旨令禮官更議大臣猶
執前見至第五日則公曰今日不得請後雖追改當徹夜
論 啓不得 命不可退至鷄鳴乃 允卒與後當 開
筵公謂詩是歌詠之作仍進未安乃以春秋易之戊寅登
軍器正司諫應教己卯遷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旣而遷
授吏曹參議尋拜副提學庚辰又上章乞養辭意悲切
上許之適尙州牧缺 特命授之辭 朝日 引見諭以
勉從便養之意且曰欲使列城取則耳旣至以禮讓爲治
士民服其化辛巳春以副提學 召還又上疏乞解職歸

養不得請冬無氷上劄陳十事曰修實德以答天心嚴內外以肅宮禁審治體以立規模重公論以整朝綱覈名實以用人才恢公道以杜倖門養廉耻以清濁俗明政刑以戢奸濫祛積弊以保民生倡學術以振士風壬午拜大司諫冬以右副承旨 特陞都承旨以 詔使將至道才相須得人也 詔使至見公在 上前動容周旋皆合禮度甚加嘆賞 上解錦袍以 賜之進階授大司憲癸未春尼湯哈寇邊公以副提學應 旨獻五策曰杜禍源定戰守審虜情給饋餉修荒政也自士論初貳公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為和平鎮定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公不樂在朝貞敬亦老病以覲便退處鄉曲

秋 特除咸鏡道觀察使以毋病辭遞拜大司成不就冬
授慶尚道觀察使公以辭遠就近未安上疏辭仍乞休退
以慶安令瑤乘時誣斥故也 下教政院曰予未嘗有一
言之疑而今疏辭如此必聞人言而意不自安耳柳成龍
賢士而有才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母在故不能每
召耳仍溫諭不許遂赴任夏日天旱上狀請決放諸邑罪
囚甲申秋以副提學 召還四辭而遞未幾復授之疏陳
三不敢乞解職歸養 不許陞拜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
筵事弘文館提學上章力辭 上賜手札十行有曰古之
人君於其臣有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此義雖不傳
於後世然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友朋論

其學則非固滯章句之儒語其才則有足以當大事知卿
蓋莫如予也再辭 不許乃作文諭館學諸生且頒鄉約
于八方惓惓以敦孝弟興禮讓為化民成俗之本有 命
擇駙馬毋避李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公曰禮不娶同
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為妃所出絶異而綱目書之以
為犬羊雜糅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
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迫於强臣不可以為法也事遂寢
乙酉撰進圃隱年譜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與李
珥黨曰三人雖竄臣奸尚在臣奸蓋指柳成龍也 上下
御批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之當今大賢可也觀其人與
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像如彼而乃為臣奸之理何

物膳大者敢為此語耶公上疏陳五當退且曰去就之義如飲食衣裳在所當為不容遷就其進非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千世在後自靖無愧惟此為大 上雖不許而公去意益堅呈覲南歸再上章乞解職累 召不赴著三年戊子冬以刑曹判書 召還 上即引見問及王陽明學術頗有傾向意於致良知心即理等語不甚覺其非公剖析辨別極其精微 上亹亹不厭為之前席曰自有孔孟程朱何可他求也聞卿久居林下多讀古書果然矣兼大提學累辭不獲 命已並歷大司憲兵禮曹判書冬逆獄起初汝立盜名搢紳間前後士類多與之交遊獨公惡其浮誕使氣躪門而不見至是汝立謀逆事發獄事蔓

迹多被逮及禍公姓字亦出於白惟讓與汝立書中累乞
遞不獲乃上疏自劾 御批甚優有鄉之心事可質白日
等語士類頗有頼 特授吏曹判書庚寅四月乞假歸覲
賜内殿御服 命歸遺貞敬異數也尋拜右議政六月
召還力辭 不許以改 宗系有勞錄光國勳封豐原
府院君辛卯 命兼吏曹判書公辭曰 國朝以來未有
此事萬一他日有專擅之人以臣籍口則國家無窮之禍
自臣身始矣 上答曰身居相位把弄朝柄者豈皆兼吏
判而然乎宜勿辭使用舍得宜朝著清明也尋陞左議政
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酋平秀吉書有一超直入
大明國之語公謂當即具奏領議政李山海以為 皇朝

若以交通罪我則無說矣不如匿之公曰使价往來有國
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曰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 天
朝降勑回諭前事則然矣今見此書而諱不以聞非徒於
義不可倭若實有犯順之謀而 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
疑我必深而愈無以自說矣遂建白具奏時福建人許儀
後陳申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亦遣使報聲息而
我使未至 朝廷疑我貳於倭獨閣老許國曾以 詔使
來知我國至誠事大保其必不反未久而奏至 皇上甚
嘉之賞賚加厚時倭聲日急 命備邊司各擇將帥才公
以權慄李舜臣應 旨二人時在下僚未甚知名後卒能
立功爲時名將而舜臣尤卓犖焉公以慶尙右兵使曹大

坤衰老無才請以李鎰代之制勝方略分軍之法為必敗之道請申明　祖宗朝鎮管之規皆寢不行　命兼大提學壬辰四月倭大擧入寇　命兼兵曹判書摠治軍務建遣李鎰為巡邊使成佑吉趙儆為左右防禦使分三路而下邊璣劉克良為助防將分守鳥竹二嶺又以申砬為巡邊使為李鎰繼援臺諫請令大臣為體察使檢督諸將領議政李山海以公應　命公以金應南為副李幼澄金義元為從事官且以前牧使金汝岉有武略請貸罪自隨治行未發而鎰砬敗報至賊兵到忠州　大駕西幸　命公守京城都承旨李恒福白　上曰西行盡塞則一求之外郞　上國之疆到此當有酬酢應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

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惟柳成龍一人不可不從行 上許之至臨津 召大臣同舟而濟謂公曰萬一他日國家中興當頼卿耳至東坡 上問駐駕之所諸臣不能遽對恒福曰可且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 天朝公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矣恒福辨不置 上亦曰內附本予意也公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恒福悟而止旣退公謂李誠中曰為我語李承旨何輕發棄國之論耶使公裂裳裹足從死於道不過為婦寺之忠而此言一播人心瓦解孰能收拾耶恒福聞之歎服至松都陞領議政申𥔵等啓白李山海旣罷不宜獨免卽日罷至平壤敘復府院君羣議

初欲堅守平壤及賊勢漸迫皆請出避公曰今日事勢與
京城時不同人心頗固且前阻江水西近 天朝若堅守
數日 天兵必來可籍以却賊左議政尹斗壽亦爭之不
能得宰臣先奉 廟社主出城城中人大亂持梃刃縱擊
之墮 廟社主路中指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偸食國祿
誤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紿我輩入城使魚肉於賊手
耶諸臣在朝堂者皆失色公恐有變出立階上以手招一
士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有之矣何得
震驚 宮門朝廷方議守城汝等不戢罪在不赦其地人
素信服公卽棄兵扣謝而退時出城議已定而莫適所向
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 車駕西行本欲倚仗 天兵以

圖興復耳今旣請兵 天朝而我反深入北路於義不容
如此且旣入之後爲賊所隔則 天朝聲聞不通何極復
之可圖而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計無失於此者旣而
駕幸寧邊公以接待 天將留平壤尋聞 駕向博川
而 天將亦不時至遂追及 行在至義州條陳戰守策
十六事時 中朝人疑我國與倭連謀遼東咨文有語責
語公上劄曰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不過爲 中
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實所監臨惟近日
人情於應對辭令之間不能據事盡言無欲遮蔽掩覆欲
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白故 中朝於我初無一言矜
憫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語良可痛心且聞 中朝將令

解倭語者直到平壤與倭人相對問其緣由云萬一黠詐
之徒巧作虛語加我以不測之言以為離間之計而 中
朝之為使者未必忠信慮遠之人或為甘言厚賂所動而
返則是我下見逼於倭賊上不白於 天朝其為狼狽尤
不可勝言矣近日中原之疑我者非一緩於報變一也請
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兵之哨探者使之飢困三也旣請
兵而又言糧餉匱乏四也唐人請我國人嚮導而時無一
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亂之極而乘輿所駐必
有扈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之晏然如平日六
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捘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
象徐緩寬縱應對酬酢寧多後時七也夫如是安得不起

唐人之起而致其呵責耶此咨回答所係非輕望令該司
登時速報痛陳明白而已又曰臣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
未有不中衰而復振者況我　國家仁深澤厚　宗社靈
長豈有一爲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爲哉庸人淺見不
能爲國長慮徒聞賊兵頗銳置國事於無可奈何之地都
無向前振作之氣惟願　堅定聖心於興衰撥亂之地驅
策群臣勿使少有懈惰之意以爲死中求生之計七月副
摠兵祖承訓以兵五千人來援　上念公病篤　命尹斗
壽出治糧餉公以　行在大臣只有一人不可出請自力
以行馳至所串驛村落一空公令軍校搜得數人來面諭之
曰　國家平日撫養汝輩不爲不至今日何忍逃匿　天

兵方至國事正急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出一冊錄其
姓名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名不錄者有誅既而來請
書者相續公知人心可合即行文各處令例置考功冊課
其勞績於是民歡趍之不旬日館穀諸具悉辦承訓攻平
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鎮人心且待後軍之至即發
文八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無不感激揮涕京畿黃海等
處義兵踵起上劄陳時務十餘事十二月拜平安道體察
使提督李如松領兵四萬至安州公請入見袖出平壤地
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大喜點朱曰賊在目
中矣先是我國人被擄者利賊厚遺往來探報為其耳目
公患之捕得首諜者金順良按問其黨數十人令各陣購

捕斬順良以徇自是支黨散落 天兵大至而賊不知癸
巳正月提督進兵平壤大戰克之公前在安州密檄黃海
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令設伏伺賊遁歸之觀察
使柳永慶召敬老自衛敬老至中和還去至是賊將平行
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收餘卒夜遁飢乏不能行時言
以孤軍不敢逼但斬零賊六十餘級公罪狀敬老聞 行
在將斬之提督以武士可惜止之 行朝命公爲湖嶺三
道都體察使提督進屯坡州聞副摠兵查大受在碧蹄多
斬獲獨與家丁千餘騎赴之爲賊所邀擊敗還東坡趨開
城府公爭之不能得獨留東坡尋聞提督將退還平壤且
令我軍在臨津南者皆退保江北公令從事官辛慶晉馳

見陳不可退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
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城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忽聞
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雖尺寸不可
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
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退一步而賊乘其後
則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聞之默然而去公令全
羅道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薲據坡州山城以遏賊衝令
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爲左翼遮
蠻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爲右翼伏於昌敬
陵之間出沒勦擊使賊不得出城樵採又令倡義使金千
鎰京畿水使李蘋忠清水使丁傑等以舟師屯西江以分

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頊還本道把守移文京畿以南各
道官義兵令從左右要截賊路又以書遺游擊王必迪曰
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
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諸屯則
尚州以下之賊疑 天兵大至必望風逃遁京城之賊歸
路斷絕必向龍津以走曰以後軍迫諸江津可一舉而殲
矣必迪擊節稱奇將克期舉事提督北將也忌南兵有功
抑之不許有覘賊者來言賊欲得查摠兵柳體察查以報
公欲與退屯公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動必以虛
言恐喝耳我若一動正墮計中不如靜以待之查喜曰極
是假令賊來吾與公一死生同之豈敢獨去公分募勇士來護累

月時賊據京城已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京中餘民聞公駐東坡扶携就哺者繈屬於道公令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多方救活適湖南穀千石舡運而至公一面馳 啓即以付之仍爲經紀其事所全活不可勝數賊將等投書於舟師將金千鎰請和解而歸提督得報遣游擊沈惟敬入賊中約還 王子陪臣退釜山然後許和即領兵進開城 公呈文數千言極陳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然實無聽用意又遣游擊陳弘謨入賊營公時與都元帥金命元在坡州弘謨至令入叅旗牌公曰此是入倭營旗牌不干我事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入叅弘謨强之三四公終不答徑還東

坡提督聞之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得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接伴使李德馨急報公曰朝日不可不來謝公不得已與命元偕往詣門上謁提督怒不見公兩立門外良久許入公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叅拜罪無所逃提督色慙曰此言果是此乃宋侍郎令非我所知後數日又遣游擊戚金錢世禎來說許和便公執不可世禎怒罵曰然則爾 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公徐曰遷國圖存亦一道也世禎等旣去公又貽書曰賊以甘言誘我一援書於東萊再援於尙州三援於平壤小邦勢甚危迫而終始不許者不過爲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

燼丘壠拔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忘讐釋怨寧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四月賊退提督入京城公隨入臨於　宗廟起居于提督且請急追賊提督曰漢江無船奈何先是公已令李蘋等乘賊退急收江面船艦至是船已艤者八十艘矣公以報提督遣營將李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託言疾作而還蓋提督本不欲追賊但以謾設辭應之而已賊既退屯據於萊釜之間營治窟穴左右搶掠　天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次第卷還公屢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而　天兵又不可恃宜及此時上下戮力以爲自強之計請急抄精兵與賊慣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另爲撫恤常加操練以備不

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日夜訓
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又言及此
浙兵未還之前大砲狼筅鎗劍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敎十
以十敎百以百敎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
以待之矣公始入京城民死者相枕藉公竭力規畫以賑
之至是擇其丁壯者送于浙江參將駱尚志習火炮諸技
公以南邊事急舁疾下嶺南九月被　召還　行在十月
扈　駕還都時荊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以飢饉盜賊蜂
起京城孤危人心不固公請設訓鍊都監以重根本　上
命公幹其事公發唐粟米一萬石以募人應之者雲集未
幾得健兒數千敎以鳥銃鎗刀之技立把摠哨官以領之

一如淅法分畨直宿　行幸則以此扈衛人心稍安尋拜
領議政　天朝憂我國衰弱不振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學
曾請分割易置事下兵部尚書石星特不可遣行人司憲
奉　勑宣諭且令觀我國事　勑旨甚嚴有曰朝廷之待屬
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自治之脫有他變朕不能
爲王謀也　上受勑還宮即　引見公謂曰久知有此恨
不早避明日見　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故
雖夜深召之矣公曰　天朝憂我國甚至　勑書之意所
以策勵之耳何遽出此語　上曰以卿之才而遇予故不
得有所設施可惜公曰臣忝居相位使國事至此罪當萬
死何才可論　上曰子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

興復漢室不可以成敗論人也　賜酒令飲曰以此相訣
耳公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敢以死請翌日
上與　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
子望賜主張之意　詔使即於座上手書答之曰今此復
國雖藉　天朝之力亦　王福隆焉未乏也傳位事自有
唐肅宗故事　王既有是心當具本上請憲一行人也何
敢主張未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將吏無
不喜　王得賢相也時城中無他將獨戚游擊日夕在
詔使所甚親密是夜要公相見屏左右以紙筆相問答戚
書六七條示公其中一條云　國王傳位當早公愕然起
立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條所論非陪臣所忍聞老爺讀

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知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
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促其亡也戚曰是是即以其紙就
燭焚之明日公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 主上本無
致寇之失及變後禦侮措置之事甚詳 詔使信納之是
夜戚又要公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無他慮矣自是
詔使與 上相接禮貌益恭及歸移咨申飭又以劄付付
公有再造河山之語始 詔使未至經略宋應昌以劄付
授接伴使尹根壽來付大臣公曰經略若公言國事當移
咨 主上令無咨而獨有劄付其所言必非朝臣所處拒
之不受及 詔使臨到公往迎于碧蹄 詔使謂公曰俺
到京當有新舉措矣蓋是時危迫之狀不容呼吸而完海

在儲宮頗有譽聲人或不以易置爲駭公獨正色其間竭
誠周旋使 辰居不動邦命再肇眞可謂功在 社稷而
公未嘗自言世亦莫之知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眞等嘯
聚傳檄刼掠而北外寇未退而內訌又作京師震驚公舉
止如平日不動聲色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曰當此危疑
之際遽 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殊不自愛
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一夕寒甚 上遣內竪覘公見其
深夜明燈端坐閱書 命煖酒 賜之賊旣擒治獄平反
逮捕者皆得釋 累代以來訊杖濫重殆至人不能舉至
是公建請一遵大明律尺寸以爲定𢽾自是人無濫死者
至今賴之甲午上劄論時務懇懇數千言皆保固邦本節

用儲糧選兵教訓之策且請通計國內田結量收米豆輸峙于京倉凡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貿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出米不為及各司防納刀蹬之弊皆可袪矣若軍資不足或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及方物量宜裁減而米豆之藏在倉中者不煩搬運而取之無窮矣 朝廷方講究施行中外皆以為便而未久為浮議所沮論者惜之 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因賊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尚書主其議科官賢之宋經略因此罷歸顧侍郎養謙來代之四月遣參將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責以句踐屈己自強之事且令爲倭請封貢廷議雖[illegible]久而莫能決澤督報

甚是公時病肺痿不能起有月矣乃上劄言替倭請封一節固不可從亦當詳具賊情以請 天朝處置我國旣無以自振但從倚賴 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鑛至所言之事又一向堅非任事之人怫然背盟不肯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孤孑乎 上許之澤求見奏草必欲於末端明言請封事公拒之不得則但曰震之以威以劘其頑靡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帝王御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凶暴曲全生靈且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公筆也澤嫌措語不快以款字易許字而去是時許款之議制在 天朝我國受命之勢出不獲已而後日攻公者乃以主和爲目其貝錦之已甚矣

公病篤四上劄乞免皆 不允六月劄陳戰守機宜十一条七月 啓請令兵曹專任鍊兵九月 啓請廣求人才以爲撥亂之用以切於時用者分爲十条令宰臣三司各舉所知勿拘貴賤惟務實才其有抱負而不見知者令監兵使守令搜訪 啓聞如此而又有見遺者許令自薦冬進軍國機務一冊其目曰斥候曰長短曰束伍曰約束曰重壕曰設柵曰守灘曰守城曰迭射曰統論形勢也乙未上劄請措置沿江屯堡又上劄陳防守事宜湖南士人羅德潤等上疏請雪己丑寃死者公已痛陳當初治獄濫及之由且曰壬辰之初 渙發綸音除逆應緣坐外悉令放釋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之本者可謂至

矣曰此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 恩而獨已死之人未得
一時昭雪其後崔永慶則旣 命伸冤又加 贈爵而鄭
介清柳夢井李黃鍾諸人尚抱幽冤今宜 特允所訴並
許伸雪此外疏中未及擧名者亦依壬辰 下敎令禁府
詳細開錄一體宥釋 上從之九月請解職歸覲不許
十月受假歸省至驪州被 召還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
四道都體察使移文諭四道監司敎練軍兵丙申定練兵
規式頒行四道先是 天朝以李宗誠楊方亨爲冊封使
出來將卽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沈遊擊常往來倭營彌
縫其事至是 冊使將過海遊擊移咨我國令遣重臣跟
冊使同渡 朝議不知所處公 啓曰今此調信之回

形色可疑如使秀吉欣迎 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見游擊游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耶臣每疑此賊亦稍必為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背約而假此為辭游擊亦自知其事不了計窮欲歸咎於我以為自免之地皆不可知今若直辭拒之則正墮於作弄之中若欲順其所言則又非人情義理之所可忍為而遣使之後賊之去留又不可必無已則當答之曰敝邦與日本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虔劉我生民焚夷我 廟社發掘我丘陵敝邦之人無不沫血飲泣以為有死而已豈敢

言和令　天朝無愛南北之民勞動戚大臣涉不測之地
要以解紛務息兵大人當事嚮　命教我小邦至以禮義嘗
然見責此亦實關於　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人所在反覆
不可憑信雖　詔使以　皇靈臨之尚未得其要領張
竹島安骨之倭屯結如舊曾臾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倭爲
重輕哉若是則小邦徒益恥辱爲天下笑而大人之終始
措當者亦歸虛地切望更查彼中情形幷與　冊使商確
毋苟完目前而爲長遠之圖如此措辭以觀其答不可於
一言之間輕爲許與不許使難收殺也　上從之游擊督
之不已時黃愼以游擊接伴使在釜山遂遣愼行四月李
宗誠自倭營逃都下恟懼數日內去者太半宰相臺侍亦

有潛出家屬者公曰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副使尚在僾
營處置未有所聞也假使賊兵果動豈至於一二日之間
在造都城而人心先潰略無殉國之志此而不治則雖有
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亦無可爲矣遂 啓請朝臣之先出
家屬以爲民望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民出去者令漢城
府書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且以此張榜曉諭以鎭之又
啓曰三軍萬姓之心膽繫於一人之進退者以根本爲不
守之計棄何所庇覆還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
非可以爲例也七月湖西賊李夢鶴起兵連陷二邑進圍
洪州爲牧使洪可臣所擒獻士大夫有被逮者公一以至
公治之無一人橫罹遠近咸服閏八月 上命大臣聽政

於李宮讒言入也公率百官爭之累十日 上意愈牢有
謂公曰將順莫無害否公曰何不思之甚耶伏閤月餘始
蒙 允九月乞辭職 上以手札諭之有曰當今之時卿
不可一日離相位非卿孰能辦濟世之功而拯此塗炭之
民耶丁酉春平行長使人密言於金應瑞曰清正與行長
爭功有隙封事之不成亦清正敗之也清正今自日本出
來若以舟師邀之海中則可擒矣盖統制使李舜臣據閑
山島屢破倭兵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故也舜臣疑其詐
而 朝廷促之忠清兵使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
爲逗撓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曾已同泊矣 上以舜
臣失誤軍機欲置之法而以均代之公曰統制使非舜臣

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閑山失守則湖南不可保矣 上
總以備邊司為依阿不直皆惶懼不敢言公以國事成敗
力爭之 上不聽舜臣遂獲罪其後均果大敗而湖南凡
辭意如公言公引疾凡六上劄五呈告而不得請公平生
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至是當國日久任總不
顧不悅者甚衆謀所以傾陷之六月 命公禦賊于畿湖
之境公承 命即行諸者謂撤家以行一日 下 敎曰聞
大臣挈家屬自跳出城而臺諫無一言大臣可謂有權矣
大司憲李憲國歷擧公及他大臣家屬所在以辨之 上
意乃解即 召公還公未及被 命亦上劄自劾 上下
書溫諭時賊勢甚急城中渙散殆空遂徵公所管四道兵

入衛至者數萬人部伍齊整號令明肅無一人逃散九月
上出巡江灘所至勞問將士即 引見公謂曰軍容如
此卿之力也十一月承 命下嶺南措置糧餉盖爲經理
楊鎬將出師也經理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某者
輔之後有構於經理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因多爲譖
悜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一日經理與接伴使李德馨秘
語曰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將至逃避來此運粮等
事可專委尹承勳也公因譯官聞之未敢信以問德馨則
曰無是語矣是夕都司白揀亦以經理意分付於南以恭
一如此語公始知非誤傳遂馳 啓言狀請鐫削職名
不許戊戌春 台還累上劄辭職 上答曰當此艱危大

臣豈可辭退雖有誹毁尤當竭力國事亦宜輕自過慮也
月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二十罪　上遣左議政李
元翼賫奏伸理應泰聞之大怒幷劾　本國爲欺罔且誣
與倭通謀　上憤惋不視事欲避位公率百官爭之右議
遣大臣辨誣李爾瞻時爲持平首劾公不自請行無大臣
體國之義君弘柳潚及無賴儒生李好信洪奉先崔喜男
等承奸人指嗾相繼投疏攻之不遺力　上不聽公累上
箚自劾不得請即出城待　命又三上箚　不允十月遞
授府院君言者論之不已十一月罷歸初鄭仁弘素仇公
欲害之大臣嫉公者遙相締結至是仁弘客文弘道爲正
言攘臂擔當極口誣詆至以盧杞秦檜擬之十二月削奪

官爵已亥六月 命還職牒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過情則非但其人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為執言之地至比柳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潛來于宋所以為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蓋其心惻 宗社之將亡 天朝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 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收廷議以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大哉 王言後之欲知 公心事與搆誣者之情狀者觀於此可見

其罪大矣初臺諫之以和議攻公也右議政李恒福上疏言
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
窒喉間百脉將絶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
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默自諱乎
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矣 上直之故
就中特擧之以愧三司然竟從其議庚子撰李先生年
譜十一月 命給牒十二月因禮部知會到城東郊哭送
懿仁王后喪於路左即日南還辛丑八月丁貞敬憂十
二月叙 命下壬寅 朝廷錄廉謹領議政李恒福首擧
公姓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鄙竭之誣
耳文弘道戊戌 啓辭語也癸卯正月 命給食物十月

服闋復府院君甲辰三月告身始到公即上䟽辭仍乞致
仕不獲 命七月録扈 聖勳 名命下上䟽辭 名且
乞除名録券九月再 名乙 辭忠勳府送畫師來請圖像
公以方辭勳謝遣之乙巳正月以會盟祭禮成 下教書
及銀綃馬匹且令李道遣長 又致食物三月 命給奉朝
賀祿公以無事而食未安上䟽懇辭 不許丁未二月又
有 召命時公夕已病辭不赴 遣內醫賫藥救之病革
草遺䟽惓惓以修德立政公聽並觀養民用賢修軍政擇
良將為言遺戒勿厚葬勿請人為碑銘命病中所作詩曰
觀化錄命謝客曰欲安靜以還造化耳五月丁卯夜不待
人扶掖自起坐曰今日豁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戊

辰促內醫入握手與訣曰遠來治病　天恩罔極幾日可達京城耶命侍者整席於堂中北向正坐恬然而逝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痛惜京中士大夫相率爲位於公之舊第賓擔而哭之甚哀市民等奔走聚哭罷市四日爭致賻布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七月葬于豐山縣東壽洞里午向之原會者四百餘人甲寅夏士子等立廟於屛山書院俎豆之後祔享于廬江李先生廟公天資甚高頴悟絕人自少爲學以精思實踐爲主其言曰聖賢之學以思爲本非思則口耳耳雖日誦五車何益又曰古人之所謂知者眞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掇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爲知而略

無干涉於身心者皆孔子所謂德之棄也以此爲知矣嘗千里又曰學問思辨省察克治固是急務若於心地上無培養涵畜之力則亦何所憑據耶又曰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其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歸宿處不可不思也其所見之超詣篤實如此故不知者或疑其近禪而實吾儒之旨訣也平居莊敬自持終日儼然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敧側懈弛之容及其待人接物則盎然如春和襲人而鄙倍之言不出於口惰慢之氣不設於身故人之見之者自然有肅敬之心盖所謂從身於禮以終其身而唯在貞敬傍則諧笑嬉戲無不爲之以求其懽悅孝友出天與兄牧使公怡愉奉養極其誠愛

常曰人子一日忘親非孝也觀察公病腦疽常吮出膿血及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衰絰以終三年貞敬之喪年已六十而哀毁盡禮一如前喪公自爲秀才時已以遠大自期雖俯就科第而富貴利達視之泊如常留意於經濟之業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財等事靡不講究纖悉才足以應務學足以致用而尤以格君心爲致治之本每進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 宣廟甚重之屢有望之起敬之嘆 明良相遇叔世之所罕覩而朝論角立毁譽相軋不得有所猷爲逮其遭罹喪亂受任於傾覆之際則其所以焦心竭慮勤懇於草創之間施措之際以圖興復者比之於興元之陸贄亦不多讓而奔

走內外備嘗艱險則有過之焉蓋在中興諸臣中勞績最
著庚戌夏大臣議以公配享　宣祖廟庭昏朝以吳愚逆亦
終不許物議以為欠典公於書無所不讀讀亦不過數遍
而終身不忘學者以疑義質問則輒應口成誦以剖析之
然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未嘗為聚徒教授之事
而後學皆師宗之所居山水絕勝屋西有蒼壁臨江直立
千仞因自號曰西厓每歸休燕坐一室沉潛義理其自得
之舞蓋有人不得而窺者常以　春渥過隆仕宦棄志為
平生恨名其堂曰遠志以見其微意及其晚歲罷歸婆娑
初服則所造益深而樂益真矣為文章只取理達不為雕
刻信筆寫出如不經意而明白典雅自然人不可及尤長

於辭命有可以解紛釋難蓋心平氣和有得於詩敎故也
平生詩文失於兵火今有文集十卷愼終錄喪禮考證永
慕錄懲毖錄等書藏於家公配李氏宗姓縣監泂之女封
貞夫人後 贈貞敬有男四禕甚秀而夭禩長水道察訪
亦蚤沒褍 世子翊衛司洗馬袗刑曹正郎女二察訪李
文英縣監趙稷其壻也側室男二初穡女一邊遇應望內外
孫男女又若干人經世自弱冠供洒掃於門屛蒙誘掖甚
至蓋古人所謂有罔極之恩者正郎屬以家傳使景其迹
以告于太史氏義不敢以不逮辭遂錄其大者如右以備
採擇微言細行皆不載天啓七年七月日具官鄭經世謹
狀

蒼石李公埈狀末總論曰先生神彩精明如秋空皎月望
之非塵埃中人承學于家頴悟絶倫早歲喜看象山語旣
而知其學之出於禪乃篤信師說卓然有立辨之明而守
之固養之裕而得益深日用之間主敬窮理之功無間
斷探索往訓功已深思常謂聖門之學以思爲本不思則
罔病世之學者就文義上說不知反求諸心只作空言解
會雖曰講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其於經訓無不辨析精微
銖分粒剖豁然觀是理之光明坦然由斯道之正大治經
之暇亦肆力於史學就古人事跡而表出其幽隱者爲觀
史蠡測多先儒所未發至於書法之抑揚人物之出處絜
其綱而振其目如把一枰子權其輕重其論兵則曰禮樂

而已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百萬之衆分數
整齊非禮而何萬人一心無間可乘非樂而何且謂三代
以田賦出兵今須復存兵然後兵寓於農無今日養兵之
弊矣其論治道則必以明天理淑人心爲本每入對之際
必沐浴齋戒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凡
修己用人之道存心出治之法出入經訓論說亹亹 主
音稱賞屢有望之起敬之歎一時 眷注非不盛矣而居
寵若驚以榮爲憂每有除拜必稱官不可虛受才不堪冒
居控免縷縷乞尋初服而 天眷愈厚既不得退則其所
以展盡素學恢張治體者實先生之心亦先生之事而不
幸遭時不辰洒血攘袂獎率三軍如武侯經營四方如名

虎出入内外條陳利害事無不言言必合理其精神詞氣
皆足以動一世之聽至於憂人才之不收而請廣進用之
路憂軍律之無統而請申鍊管之法軍餉難繼則請設屯
田民飢難賑則請講鹽利立比閭分部伍而號令精明據
險阨設關防而形勢壯固外接天將內籌軍旅事務轇轕
成敗立判而左酬右應動中機會雖飛語中傷立脚孤危
而卒能屹洪流之柱旋斗極之樞先生之學用於世者只
是一二而其宏綱大用之見於事業者有如此之偉若使
佐王之才經世之志得以盡展而無碁間之乘則將見大
猷之治可躋於古昔而中興之業不止於當世而已也噫
事深遠炳於未然當辛卯倭書之來微先生奏聞一議則

當時許閣老之見無以取信而丁應泰之讒適爲所中何
望於終始見援乎至於李舜臣之保障東南權慄之奏捷
幸州實出於先生之拔擢而終爲中興首功方賊兵之逼
李恒福建請內附而先生力爭其不可及 車駕之西狩
韓準倡說北幸而先生獨言其不便其他先事而言無不
如合左契平居端莊凝重縝[illegible]整整動靜語默自有成
度温而有毅然難犯之象厲而有薰然可親之意對之者非
心邪念自然消沮其學之所得未嘗輕以語人故其造詣
之深雖未易窺闖而當官而行動止必由乎禮奉身而退
出處必合乎義律己之嚴制事之正究其終始皆不越敬
之一字而於澄心玩理上得力尤多於持之熟涵揉之深

存之為全德蓄之為弘量氣大而發之於正才廣而用之於厚辜之或近於矯激者絕意不為當乙丑空館之論一不從諸生約束當己巳攻破故相之論不同一時之見如雷雨作解草木甲拆山嶽不言功利自溥惟務持大體不以一節成名其在言地有所論列辭意忠厚藹然愛君之誠訐直為恥不失告君之體此其平生德業之槩也門庭如水絕無賔客往來時當朝議携貳能以厚德鎮浮衡尺秉公至寄無玷期以人無滯用朝不乏才其所交際以同德為朋而不為黨比盖將協和朝廷同濟國事培 宗社之脉厚薦紳之風論議之正大用舍之公平就所著朋黨說及廣取一寸兩割可見而一種浮薄之議敢逞排擯之

詩或譏以過慎或疑其有黨此特鄙夫嚚童之見耳奚足與議於君子之道哉鑑識絶人鄭汝立嘗踵門求見辭以疾李甫聰以太學生請撰静菴碑銘屢要納拜終不見始以辨奸之明而免己丑之禍終以此見擠於戊戌其所以見擠者實先生之幸而乃世道之不幸也先生天性篤孝嘗曰人子一刻忘親非孝也宦遊時念定省日曠倩一盡棄鄉出入瞻仰親沒作慎終錄永慕錄敬奉遺體舉足之不忘事君如事親一飯不忘晩節羅讒雖在廢斥而每稱臣罪當死雖所以語子孫者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無怨尤之見於辭色或見 膚言有及於憂民則揭壁莊誦曰大哉 王言凡其發於吟咏者無非愛君憂國之語方其病

革聞朝政之失憂形于色累日而不解可見先生忠篤本
於至孝推之而友于兄弟信於朋友誠心昭著各極其道
牧使公嘗有病朝夕扶護藥必先嘗而後進鶴峯金公道
義交也講論起晦氷解的破必歸於正而後已嘗謂識不
足則不可以處大事才有所局則不可謂之通儒六藝之
文百家之學無不兼綜博究歸之於約至於三代制度與
夫行師用兵之法亦必講究極其歸趣其積於中者皆純
粹而發博著於外者亦精深而縝密應事接物而其用不
窮歷嶮履險而其守不易寬大能容物而不見其涯涘倉
卒能應事而不動其聲色豈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
之行合於規矩有萬變開闔之功而無一毫功利之雜也

文辭流出胸襟初若不經於意而藹然道德之言間出爲
詩章冲澹渾成不事雕鏤其機軸多從陶韋帶來非世之
苟爲賦咏者比也雅好山水所居室西有蒼壁臨江直立
千仞目自號曰西厓每歸休燕坐一室真自得之趣蓋有
人不得而知者常以仕宦奪志爲平生恨名其堂曰遠志
以見其微意於外物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
美視財利如垢贓恐近則汚人暮年家食饘粥不充而處
之泰然非樂天行素真知義理之樂者能至是乎先生殁
家益落諸子無住泊之處其清苦如是而其時甚臺評之忌
爲巧詆者亦獨何心後有小諫之造訕者疽發口而死人
謂誣善之報也初退溪先生見先生曰天生此人蓋將有

爲於國嗚呼先生之所以盡忠於國家者實不負天之所
生之意奈何有時而無命卒不能消陰沴而平泰階將天
之不欲平治人國家耶抑與奪之柄非天之所得自專而
一聽於氣數之自相推盪耶以先生心事而求之於古其
必有曠百世而同歸者矣陸敬輿秉政貞元之際僅得回
奉天之駕李伯紀作相建炎之初未能返南渡之轍此實
國家治亂之所係豈裴竇汪黃之所得以泥之也

又手記曰壬辰之亂爲都體察使臨陣制變動合機宜所
著兵要十條封事數十篇可見此老胸中有數萬甲兵

壬辰鄭相澈以都體察使出按三道湖西士人輩在趙重
峯憲坐聞其將至喜曰分閫得人寇亂不足定也趙曰李

涵性褊無容量必不能當此任今日撥亂之才獨有柳西厓耳蓋公之才德足以服人故雖平日不相樂者終不能混其品藻如此

公家居常翛然對床淹精經史天文地理醫書數學亦無不貫穿該洽門庭寂然未嘗有雜賓世俗鄙俚之談生産財利之說絶不聞於耳非直不出口而已所居略植松竹以寄情賞

公之爲治雖當簿書叢沓之際不動聲氣應辨如流雖雄藩大府部下肅靜如入靈祀事已拱手端坐終日不言隨時隨處莫非存養體驗之工矣

公牧尙州時吏持狀請署公微視之以扇揮去吏又進又

揮之吏出而省之銜下誤書姓字吏惶駭汗出語同班曰
明府眞宰相器也
公一日遡洄江滸見子弟六七人方圍碁於巖石上乃却
步而回異日携子弟偶過及其處笑指其石曰是石面勢
平正合於碁局宜名以爛柯子弟等惶恐汗背
丁酉歲江陵府貢大龜 上令大臣議以處之公在備邊
司聞 命即 啓曰欲置之 宗廟則龜策之法無傳欲
致敬以祭則爰居之享非禮不若放之深淵使自得所之
爲善也
公之捐館也都民皆罷市巷哭嶺外士人褁足數千里來
奠絮酒其未赴者賫送賻布致其欵誠將窆也壽洞村人

請葬其家後可見德化之入人深也

鶴峯金先生嘗語子弟曰柳西厓片言隻字皆可爲後世寶尋常往來書札必皆謹藏不至散失

鶴峯又嘗語人曰柳西厓自是全才 國家有緩急能任閫外之寄者非此人不可

學者有請益於鶴峯者鶴峯問曰子見柳西厓乎對曰未也鶴峯責之曰士尚論前賢雖在千百世之下尚能感發興起恨不得爲執鞭况與之同世同鄕而曾不一見可謂有好賢之心乎

晩全洪公可臣手記曰戊戌公出城待 命可臣時牧洪陽作一書問之公答曰一出於世得喪榮辱所不得免但

士君子平生行已只要無愧於心可也其餘自外至者於我無加損也可臣有輕淺疎略之病每欲學公之溫潤而不可得至於今日抱九原難起之痛追思平日金玉之容有時發於夢寐之間覺來猶覺蘭香藹然徒有悵恨而已

漢陰李相公德馨手記曰碧蹄之敗提督還平壤公在東坡爲差慕督諸將勤哨瞭達夜不寐公赤心徇國斷斷如一箇利公家無貴賤疎遠每以誠相與少無偏私異同顧念毁譽意

又曰公平時爲兵判揣摩軍政毫髮無漏壬癸之後歷觀中朝制兵之要尤留意於敎民其擬議布置見於前後疏劄皆可效而行也公計定于中不避人言或有非理相

加正色待之世與公漸相乖隔而猶不少回曰自請以自
獻乃吾責也

申象村欽手記曰余以郎僚遊巨公間久西厓柳相國當
壬辰癸巳倭冦充斥 天兵湍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簽動
如山積公以余為疾書必命余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
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成章雖咨奏之文
亦然詞臣奉 教撰進者不得有所加損於其間真竒才
也

尹判書國馨手記曰公寡言笑平居無戲言戲動其在玉
堂手不釋卷時或瞑目端坐雖醉鬧在傍若不聞者然論
議之間雖明乎善惡之辨而濫羡已甚之言未嘗出諸口

盧校理景任手記曰先生天分甚高端莊凝重温雅謙恭明敏果決清苦簡約見人有過未嘗斥言而人自畏憚之座右書曰常默最妙四字日必冠帶斂袵端坐雖在昏夜幽獨之中未嘗見其有惰容音吐 清朗顔貌皎潔眼彩炯然如星其立朝也正大公平人莫敢干以私每入 經席論難講解的確簡當 上輒傾聽律己方嚴非但同朝敬憚 宣廟亦嘗曰每見之不覺敬服自少聲望藹蔚歷敭華要晉秉鈞軸兩入勳籍而清約如寒士朝衣僅一件而已及卒子姪輩收衣服襲斂焉訃至京師卿宰多設位以哭之下至吏胥市井輩亦皆奔走會哭曰賴公拯濟之德以至今日爭致賻焉

李通禮晉哲手記曰西厓柳相公嘗壬辰之變備局文書山積裁決如流案無留牘他相仰成而已一日唐將揭帖到備局曲折甚多方擬草答忽有人走入局門氣塞不能言以手叩膺探視懷中有告急文字倭已到稷山云人皆失色公略不動謂兵判李白沙曰揭帖當答公可把筆遂口呼千餘言無異宿搆既畢徐起詣 闕啓事其從容鎭物多類此公以都體察使在嶺南時有一宣傳官賫緊急有 旨赴南邉馬疲不能行道遇體府奴牽馬者奪騎以行奴訴於公公黙然軍官輩憤罵曰何物宣傳官敢奪體府馬乎公曰爾言誤矣當此危亂之時若非有膽氣忠於國者不敢騎吾馬矣遂問其人姓名不次薦拔云

教書

庚寅八月 日光 國録勳 教書

王若曰俾予一人旣未有辭于 聖祖嘉乃丕績宜施非常之異恩式稽彝章庸擧褒典惟卿風儀醞籍學問精醇正色立朝爭指金玉之表飭躬砥行早著氷蘗之聲由其赤心而徇公故膺黃扉之峻擢噫 國系久蒙不韙肆寡人常抱至寃雖 皇覽之孔昭滌盡百年之瑕垢而全書之未降念猶一身之渴飢玆更瀝其衷誠敢弁煩於 宸聽卿於是時秉詞翰於一代寫悃愊之千言欲得中秘不出之書以爲下邦永世之寶竟 天心之默感荷 寶典之畀須 九霄之雨露遠霑三韓之彝倫丕叙非但精神添

通於上下有能格 帝抑亦文章煥儷乎華直及是以動人
匪卿之功其孰致此肆策卿爲光國三等功臣圖形垂後
超一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一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
及永世伴儻四人奴婢七口丘史二名田六十結銀二十
兩表裏一段內廐馬一匹熟子者甥姪女壻加階於戲刑
牲歃血既要質於鬼神誓成盟河永無替於終始故玆教
示想宜知悉 成均館直講黃璨行

丙申九月 日 不允教書

王若曰嗚呼卿將棄予而休歟然則其將忘 社稷之憂而
自逸之求歟卿必不安爲此矣然則其或有大未安於中
者而不能自已歟抑予待卿之不誠無以使卿安其位歟

予實無此矣然則卿之病果深筋力果衰果不堪供職務歟不然則引疾之告奚爲五日而再至歟予聞卿病以來爲之寢寐不寧嗚呼卿有大賢之資而充之以學力有王佐之才而將之以血誠自予承丕丕基卿常在予左右以弼以翼以文修不逮觀其正色立朝行已不回公以處事莊以接物予每望之輒起敬予惟知卿之深信卿之篤故首尾二十餘年任之不貳往往雖有譖毁之者而予未嘗一毫疑卿情好之隆始終不替此則予雖不言卿尚克知之逮國多難 廟社播越控訴 天朝以亡圖存而其間事機之變動實有極難酬應者卿能周旋其際善爲詞命紬繹之使完挾樹之使固微卿之力國其蔑有濟矣矧惟

今天禍亦悔國步愈艱 皇威雖暢賊情難保而在我自
治之道日以益懈其可畏可憂奄奄岌岌之形日以益甚
謚天生卿以爲 社稷而正有需於扳蕩之日然猶可求
退耶恐卿未之深思也須予多疾殆不堪機務欲攝以東
宮蓋出於甚不獲已而卿率庶僚廷爭甚懇縷陳國家大
計開說君臣分義至於滂泗橫流毛髮盡白至誠所感予
不得不爲之動謂與卿協心剡力以圖弘濟于艱難庶幾
日見遺業之重恢不意卿遽以疾告也以卿而退予誰與
爲國嗚呼 盡瘁之餘雖不得無疾而年齡不至遲暮職務
不至鞅掌加護善調尙堪勉強顧卿諒予意毋徒以辭退
爲計而先爲 宗社念嗚呼義雖君臣情猶朋友昔嘗以

兩句告卿川爲舟楫羹作鹽梅今豈宜一日忘國尚竭股肱之
力用副倚毗之誠所辭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大帝製教 鄭經世行）

甲辰八月　日扈　聖錄勳　教書

王若曰忘身徇國克著弘濟之功報德酬勞宜舉崇獎之典
爰稽雲臺故事庸載鐵券新盟惟卿金玉之精求蘗其操
方稱王佐早許稷卨之身學爲儒宗夙負山斗之望乃攸
服則孝悌忠信衆所推者道德文章自蜚英於荀班蔚有
聲華之籍甚暨篤棐於棘府更見功業之裒如人皆謂漢
代仲舒子則曰宋朝君實頃遭島夷之猖獗遷羅國步之
播遷留鎭都城雖闕宗澤之守周旋詞令必待趙衰之文
孰從我而同歸聊與子而偕作瞻四方而靡騁慨百僚之

如遺一馬渡江予未堪乎多難五蛇從野御獨奮其孤忠
洒滂淚而登舟溫嶠之義氣感發負羈紲以奔命狐偃之
劬勞備嘗乃心益勵於始終此誠寧問於進退老當指畫
十三策誓雪君父之羞小范胸藏百萬兵身兼將相之責
迺睠韓忠獻之總衆俾專蕭相國之轉漕漢將之威武丕
揚寔賴餽餉之不絕周原之冠蓋相屬亦由儐接之得宜矧
當國事之搶攘自任戎務之塡委陶侃之裁決明敏應
之如流陸贄之奏對懇勤知無不言茲協 天兵而克勤
以致王業之重恢 宗社之獲返舊都伊誰之力國家之
得保今日惟乃之休既共患於艱危敢相背於安樂鞠躬
效一節諸葛之忠貞式彰投璧誓群臣晉文之歸賞當意

肆策勳爲扈聖功臣二等圖形垂後超二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二階無子則甥姪女壻超一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六人奴婢九口丘史四名田八十結銀子七兩表裏一段內廐馬一匹至可領也於戲卿固有興周之績予何忘在莒之心地之察天之明敢要質於神冕山若礪河若帶期勿替於子孫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知製敎 幹業行

祭文

遣禮官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六月壬辰朔初八日己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具悳 諭祭于卒豐原府院君柳成龍

之靈惟靈性資端正天禀粹美早札賢師克承書誘學求
淵源道闡仁義德業日就文章餘事妙齡應選紅世有志
自入泮宮咸謂佳士跡黜奸僧功郭闢異爰擢桂籍國有
利器正色秉筆公非與是乃陞玉堂學稱其職講讀雍容
論思密勿臨文規誨引古裨益經幄十載人為爲守一節銓
不擅持憲無僻起躋銀臺允其出納出守南州名杜愛洽
按察一面糾檢百僚恩威撫民清直傾朝既登黃閣又攝
冢宰君德是輔天工其代肆予嘉乃曰篤不忘言卿有毋
遠莫之將它省久曠予悶卿心衣以贈之聊表予悼璿源
被誣至冤未雪予德涼薄 皇恩罔極彝倫復正有光于
國賴卿宣力盤血共歃庶及臣隣期享太平如何不吊天

悤俄生鯨波洶湧平陸成江蒼黃西狩去豳之邦卿於是
時體察軍國將卒蜂午荅應咸得 皇威遠震逆虜宵遁
還我故都益敦蹇蹇匪待加額朝廷方成期掃餘燼肆我
軍兵勤勞已殫精力俱竭感時傷肺憂國病骨旅館淒涼
孰治其疾一日南歸予未及追田里調閑勿藥可期踐馬
北還予日望之處江湖憂卿意雖功離左右父子懷難抑
須以薄物少攄予情忽有書報卿患衛榮一醫繼遣二竪
爲殃天不慭遺善人云亾泰春一不祥楚國失龜范病聞哀
有淚盈眥不復見矣嗚呼已而爰徵舊典用致菲儀不亾
著存廢格于茲 僉知知製 趙遊忠行 教

東宮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六月壬辰朔十日辛丑

王世子遣臣侍講院司書柳恒致祭于卒豐原府院君柳公

之靈 惟靈山河毓粹奎璧鍾英風資端秀玉潤金精氣宇

清淳 雪白蘭薰雅好經學覆簣基仁餘事文章混浩無垠

妙年 折桂芳聲騰達翺翔翰苑昵侍講幄朝夕論思夙夜

啓沃 薇垣焚草柏府提綱激濁揚清羽儀周行憂分商洛

花宣南路學道愛人厥效斯溥掌禮容臺參銓選部常帶

文衡日事黼黻玉瓚黃流清廟寶瑟官躋台鼎望重柱石

永操苦節有誰儔匹屬值弘亂百僚竄伏忘身扈 駕備

嘗艱難隻手障川竟回狂瀾逮返故都更登黃閣救時姚

崇盡瘁諸葛於我儲闈職兼訓迪雍容善道亮志心輸誨佩

賬嘉言罔敢失墜作爲依歸庶免罪戾于文廟定公忽忘
國十年江湖一心魏闕須記宗功馹召非一憂之病侵尋赤
舃猶輟風雲綿邈道里阻礙徒勤手仰未承蟆誨聞盟之二
竪載深憂愷愷悌神扶惟日默禱醫窮莪蒼百身莫贖蒼旻
生失望士林塡咽天實不弔予懷曷極緬思疇昔有淚盈
臆祇遣官僚代陳泂酌靈其來格諒我衷曲 工曹正郞知製敎李光胤行

祭西厓先生文　鄭述

嗚呼哀哉念昔丁酉之夏與公相別於洛中雍容傾倒無
非憂國悶時之語忽忽如今已爲十有一年矣公在都下
猶時有起居之問及公南來音徽渺然中間僅一往復以

道其悰落落相望會合靡由及我來斯公已寢疾矣爲趍
門墻之外一宿相問而不得成握手之訣一札數行詞懇
意至三復感歎情不自已數月之間雖未嘗不以沉痾之
劇爲憂而亦未嘗不以神明之佑爲之祝矣孰謂邦國之
不幸乃遽至是哉四十年相識之契今而已矣端重之容
簡靜之操精到之見淸修之行不可得以復覩矣望公一身
起卒究所蘊使斯民而蒙澤者實朝野之所共而竟亦莫
遂寧有徵於蓍龜之有信矣乎殄瘁之悲豈但爲吾私哉
旣不登公堂而承晤語之欵而乃拜公筵而冀菲薄之歆
顧瞻悲凉我心如何惟公不亡庶幾來聽嗚呼哀哉

又祭文　李好閔

延陵李好閔奉使過西厓柳先生之墓設奠而侑之以
辭曰先生卒後二載得過玉壺洞之原古人云宿草不哭好閔
之生已過半百僅見一人而今不留矣以見一之幸懷不再
見之悲安得不哭而哭且慟也門闌瓜葛之好童稚聯衾之
情特吾私耳禮樂經綸之學文章典雅之才百世在前其可
更生而生且不大施崎嶇積弱險難之餘處古人難處之地
冒今人易猜之勢丹心苦而白髮長布衾青山蕭然而逝
太虛寥廓其必為慶雲為景星亦能釀泰和於斯世耶嗚
呼痛哉天能生一代之才生必有為而不竝畀其時又慳其
壽是其先岳之氣不得無所鍾而大道之行至治之澤雖天
有不得自由者耶嗚呼痛哉人之可誣者言而不可誣者心

罷市巷哭是誰使之而既令巷哭而又不使加額何耶洛涉之清殆十有餘年矣書疏猶不隔千里今經墓下獨不蒙一言見教嗚呼痛哉離京之日夢見甚明贈之瓊瑶是必知我之來而志其喜耳是知其葬也亦有撓柩不進之事益恨笵巨卿之晚來耳昔子文令葬不與民今壽洞之民願指山以奉是則公有子文之心而民不以子文視公斯非奇耶昨過酉谷荒草離離獨樂之園今拜大隧谷風淒淒下馬之陵一哭相過萬世伊阻嗚呼痛哉

門人鄭經世

又祭文

嗚呼哀哉精鍾河嶽彩應奎壁夫豈偶然國推棟樑士失蓍龜又何遽爾其必為平治而出胡不與耄期之年既役

蒼之難諶曷余痛之可已想儀刑其如在念平生而興哀
清明純粹之資禀之天賦者盖厚持養斂藏之効得之師
傳而益深幼學固欲壯行明體所以適用紆 聖眷於帷
幄要自張敬夫之少年諭藥方於丘園還同陸宣公之晚
節功存 社稷而未嘗矜已誇騰珠犀而不以尤人身兼
天下三達尊志了人間一大事蒼生望司馬之再相以進
退而卜安危白首抱希文之二憂處江湖不忘廊廟嗇天
心之祚宋宜考德之降周豈知轟寢之運竟作徹懸之日
九京已閉萬事成空畜德徇身道之將廢也命罷市奔訃
公之所能者天寔生人之所悲在莫盡其何感嗚呼哀哉
小子無狀蚤歲摳衣提耳面命之令與二三子爲序覲

德而心醉者蓋將數十年于玆雖學焉而未能亦仰止而不
怠仁者必壽道謂有依哲人其萎吾將安倣嗚呼哀哉公
昔寢疾我適遠行忍淚告違分知幽明之永隔執手叙訣
視同寒暑之迭遷丁寧憂國之謨寔多持身之訓今猶在
耳念之摧心冀或相乎儆束庶不墜乎遺囑嗚呼哀哉出
天孝友徇國忠義固將大書不一書傳家清白瑞世文章
特其餘事非能事不百年之定論豈一人之贊言意中蒼
壁吟外暮江總似當時語句玉潔精神淵渟器度不知何
處尋陪單揉辨香一字千淚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哀
哉

又祭文　　門人李埈

大道流行覃及海濱中遭消剝花遯言湮陶翁講學儒教
彬彬當時穎拔公最絕倫弱齡勇往膏不退輸理微究賾
學博而醇自表究裡勉勉循循惟義與利誰主誰賓眞知力
踐耐煩喫辛闢開扃鑰經闡荊榛貫穿丘索抱負經綸文
不在玆道積于身天將降任刹見大人金門待詔玉堂賜
琭早擢鼎鼐方佇陶甄天彌忽忍棲滄海揚塵七年枕戈雙
鬢成銀絲與之參光照星辰不明之智幽贊鬼神忠結主
知命與時屯歸來鼓琴大河之湄家無儋石逕有松筠心
懸皷日和寡陽春大智不惑至堅無磷非除有數仗否相
回慨古憤今志士霑巾尚謂再起至治斯臻鸞鳳儀舞龍
蛇識眞騎箕一夕哭巷三句積累之深造詣之純爲己之

學濟物之仁今其已矣典刑曷覩嗚呼哀哉先生之生一角祥麟先生之亡列宿秋旻豈其長逝泉裡沈淪揉環異日爲甫及中或爲霖雨再活窮鱗或爲棟樑永庇窮民或爲舟楫弘濟迷津英靈欝結於是而伸公昔典選一不才見掄汰汲而收生成義均亦既剪拂敎之諄諄誠意藹然不設畦畛乙巳趍拜德宇闇闇勞我遠役觴酌累巡前歲之冬寢疾呻吟寄書委摯屬意頻頻追惟往事已隔幾晨一時命途雖曰邅迍德門餘慶錫類振振式穀似之庭訓是遵公殁何之今在紫宸卽遠有期將啓靈輴辦香薦虔菲薄式陳嗚呼哀哉

又祭文　金湳

猗歟先生孕靈河嶽玉潤其資蘭馨其德畫盡清冰照水
秋月稟賦既粹修養又至函丈溪門講劘道義格致誠正
孝悌忠信業精而廣行篤而進英華發外煥乎其文淸水
出蓮春空藹雲允矣君子學優而仕蜚英翰苑接武言地
鳳翥鸞翔銀臺玉堂端容正笏振肅班行充沃 王心黼
黻衮職功光前後化洽岳牧陸子章奏不負所挹韓公文
雅丕變世道位極台鼎望協朝野庶幾賡歌調賛元化如
何運否反遭攙搶鯨波鯢陸首亦可隄防邑從殆危邊塞風
霜憤切興漢誓深復唐義形于色忠出其性謗詐 皇朝
誠悃獨罄激厲將士籌畫纖悉至誠回天虞淵取日神京
克復 大駕迴巡板蕩之世始識忠臣 一觸駭機嗟哉禍

畧曾毋稅杼司馬歸洛塋居進退一心皎潔彼河之曲其六
人如玉為國蓍龜為儒領袖厥幾無疾未享眉壽豈意一
夕徇身以殁言念公私痛貫心骨求藥之祿金玉之相已
矣人世只勞夢想睠彼壽洞山明水清郎遠有期佳城是
營東連石門北揖鶴峰叔父有知魂應徃從莫以菲薄辭
以酒酌奠一素格鑑此衷曲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金奉祖

恭惟先生天挺英材日新心學家傳忠孝道泝濂洛依歸
有所益加磨琢涵養旣久踐履斯篤清修之德簡正之操
餘事文章章甫所造獨善非願兼濟有道弱冠封疏切茂
闢異遠登鵬程志切致治翺翔翰苑出入臺閣幾歲帷幄

一心啓沃中年奉使咫尺 皇威特立彤庭抗論朝儀同
僚竦歎禮部興咨東湖休暇 北關獻賀千官矜式百揆
勉勵化隆梅閣頌騰棠陰名高喬嶽望重南金手握文衡
振起頹風身都將相用舍惟公小人所憚君子攸倚安危
繫身消長由己 璿源被誣昭雪國恥士林遭禍默奪邪
議誠深資楊治擬文明乾心不吊大亂俄生潰流板蕩拯
濟何人惟公奮義誓心扶顛經營四方夷險一節重興洪
伐孰非公力蒼生無祿杜宇天津蕭然一室洛江之濱規
模當世指南後學紛紛蔑味詎損公德謂公再起萬手加
額天胡遽奪百身莫贖高明之學棟樑之姿今其已矣號
慕曷追愛君忠懇憂國危忱臨終有表益想公心鄉生膺

陋獲近門墻鑽仰徒勤學未知方前冬展謁誘掖丁寧白
我先師海東考亭斯文未喪大集雖成隻字畫盡錄汗漫難入
讀思將撮要別纂一帙中申誨諭春以爲期言猶在耳公
獨何歸道今墜地天亦難諶無人黄閣有淚青衿日月流
邁襄事已臨謹薦菲薄用寓衷情精靈不昧冥歆微誠

又祭文　　　　　　　　　　　　　權春蘭

嗚呼天降割于斯文公之疾臥閱幾箇月理何謬於仁壽
公之年止於六十六有大疑難稽乎蓍龜痛矣邦家之無
祿在後學誰爲之指南嗟乎吾黨之不淑進不得施設其
萬一退將復修吾初服澹玉淵之淸靜仰高山而欽止從
容乎禮法之場涵泳乎名敎之地泝餘波於退溪尋本源

於伊洛幾年棲遲乎丘原先憂堂公之高躅庶幾留翫之
屢空不改顏巷之所樂時顓蒙之請益幾呼寤而對業師
容自消於觀感春風吹動於坐席叙寒暄於鄉曲言必稱
乎栢潭既陪鋒之得托許平生之爾諸屬孝敎於辱復期
後日之丁寧何台候之失攝竟此事之不成承凶訃於一
夕慟五內之如割嗚呼泰山既頹吾道益孤冥行長夜孰
指迷途花巖蒼蒼洛水洋洋地久天長德音不忘素祖袒
絺敬酹一觴嗚呼哀哉

又祭文 尙州宋亮全湜李坱趙光璧丘山 立河戩金鏡知復高峽趙基遠等

惟靈受天間氣爲世宗儒道傳于師忠著于國早擢玉筍
晩登銓台四方所瞻一人攸倚冠紳領袖邦國蓍龜時升

大猷 世遭多難軍國之務挈以委身名盛難居德高必毀
居東赤舃望北丹衷二憂詑湖一瓢顔巷何往不樂自得
者深美玉精金不見瑕纇惟敬與義曰明曰誠由粗而精
自本及末眞知實踐推己及人天若祚東公庶再起民蒙
至澤士知所趍如何一病遽至不淑悲深巷哭慟切山頽
蒼生失望小子何造嗚呼哀哉才惟王佐學爲儒師身之
榮哀國以休否天下之寶悲豈一人猥蒙提撕義均坐育
儀音一隔覿德無憑道未傳心言猶在耳嗚呼哀哉公之
在世喬嶽大川公之云亡列宿天上惟公之道顯不加傷
用不盡才是惟所憾瓣香奉哭敢奠一觴昭昭有知庶歆
菲薄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金玧

嗚呼痛哉天隕先生資禀特異就有道正學問純至優仕于 朝百僚儀則職典天地寶掌人物回狂瀾倒濟一世溺勲高 社稷名重丘山遭時不造 國步多艱鞠躬盡瘁復禹之績方期協策太平可復一朝去國十年居洛蒼生之窮豈吾道厄可卷而懷處困猶亨蕭然一室究道窮經用舍由人行藏聽天江湖跡滯魏闕心懸憂能傷肺一疾沈綿 特遣御醫賫藥來治神明不佑殄剖華宜山樑忽頹邦國無祿禮樂已矣淵源誰續訃聞于朝 命罷朝市上自公卿下至胥吏並位荒墟奔走悲號公議所在人心難誣兩章遺表 聖批丁寧千載孔明一般忠誠嗚呼

痛哉如兄愚蒙猥忝門生恩偏子視諄諄勤懇摳衣幾年敬承嘉訓學雖勝古心切佩服一自寢疾侍湯子側窮夜孫店不忘遠離或時握手俯謝致辭題贈二詩僭不敢當恩榮到底感激何忘所可痛者識未格蒼當其易簀適會離出命啓手足趍承奠及驚呼入門屬纊綴設儀容如舊昔聲言咳不聞絳帳已撤易以素幃哭之失聲五內如焚天不可必理不可知琴絃絶寶匣蛛絲纏堂塵暗立雪何時佳城已卜即遠期適天地有窮此慟曷極哭奠一觴僮賜歆格嗚呼痛哉

又祭文　門下金允安

嗚呼先生而止斯耶先生在世六十有六歲少而靖明長而端方胸中洒落月霽風光仁孝友悌早服家庭之敎誠明敬

直實質師門之得以 如是之質爲如是之學終日危坐儼若泥塑孟所以涵養本源爲酬酢萬變之主也事君勿欺志專忠敬使民 如蔡 心勞字撫至於陳見悃誠奏事明白封章陳列辭意剴切 聖心傾注至有一德無瑕之褒則明良際會實爲叔世之所罕覯矣爰立未幾亂離斯棘受 命於敗軍之際自任以興復之責臨機應變不失緩急及夫 鑾輿言旋故都埋沒內盡安集之方外達備禦之策挽人心於已散厲士氣於既挫國家之得有今日其誰之力歟以先生之才如是德如是功如是而猶未免衆口之譏毁小人之好議論如是哉先生自此杜門空山未嘗言及時事惟抄陸氏之方類評憂時之淚正大之學經綸之蘊卒不能展布其萬

一嗟乎天未欲平治我東國耶允安出入門下三十有一年頑愚之質雖未少變於教育之下而於先生動靜語默常自敬慕而孰察之者竊欲效於公明宣矣數年來汨沒塵埃遠違函丈區區嚮往之忱靡日不懸懸也前冬拜辭而歸忽聞疾候危篤急使人候問則有偶爾分手將成永訣之語奉讀悲憂不能自已而所恃者神明而已嗚呼孰謂其遽承凶訃耶慶茲薄宦且有遠役病不得舉扶殯不得執燭奠不得臨穴永辭山仰之忱深負子視之恩緘辭寓哀淚落懸泉不止者存庶幾鑑乎斯文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洪瑋

真儒倡道講學于陶有覺其徒孰得其要恭惟先生實傳

是心真知力踐造詣精深才全德尊世有儒宗晩復遭遇
契合昭融啓沃　王心貧窶庚續朝有蓍龜望重喬嶽屬
値否屯益效忠勤弘濟艱難竟掃妖氛　朝廷方成丕相
已痺行止非人公急去位忠竭於國孝終於親公則無憾
槃且忘乙缺有一念耿耿君民幾許老臣仰屋竊歎疾病
乘之醫藥技殫山樑忽摧　朝野何望吾道益孤後學安
仰清純之質和粹之色高明之見充養之德殉身以殁孰
云天意　聖明震悼士民洟泗立命而終公則以寧嗟吾
小生夙被涵濡從遊半世幾叩昏愚南溪夜寂玉澗秋晴
追隨杖屨仰襲芳馨氷壺水月造次靡忘汨沒塵埃夢寐
門墻去歲春暮往候西洞誘掖諄至辭意鄭重臨溪侍坐

山日欲傾何意此夕永訣平生先生疾革義合啓足先生易簀職當執燭王事有程邈在海曲日祈神佑忽承凶訃儀形永隔奔赴亦後私慟遺憾孰如小子伏哭奉奠敬陳哀誄不亡者存庶幾鑑此嗚呼哀哉

又祭文　　張興孝

恭惟先生稟氣淸淑水澄鏡明賦質純粹玉潤金精鳳藪溪門克承誘掖學有淵源得尋正脉德崇業茂袖領斯文推其所有庇民尊君庶罄所蘊爲世範俗志與時違投跡雲林所養伊何惟此本心萬理森然莫窺淺深事至不疑事過無跡望之可畏親之可悅接引後進爲敎以身或抑或揚各隨其人嗟余昏蒙亦慕芳塵不我遐棄容我譾劣

就正有道庶將卒業法言在耳天奪何速北斗其頹小子
安仰峯山其頹小子安放薄奠來設淚迸懸泉不亡者存
敢告靈筵

又祭文癸未遷葬時　門下金應祖

先生之道日星中天先生之澤喬嶽大川淵源退陶傳授
愚伏民彝所同擧國心服矧玆鄕邦尚有典刑兒童誦德
草木含馨顧余稚少亦登龍門昏未問業天遽喪文衹勤
小仰徒傷白紛屬玆移窆載啓玄宅想像欽欽輝光若接
餘芳未沫九原寧作蘭蓋洞酌一字一血

屛山書院奉安文　鄭經世

花山毓英洛水鍾精先生以生穎悟天全詩禮家傳迥粹

髫年往從于師見而知之有契無疑莊敬存中孚尹旁通
步律聲宮正而不迂藝而不拘適用之儒試手經綸不能
于人學求大伸卷懷空谷婆娑初服爰得我欲詠月吟風
神會理融其樂無窮道之將墜哲人斯萎後學何儀望之
山尊即之春溫心目不誨睠玆河曲有儼庠屋昔所親卜
杖屨所薰辟雝潭雲尚帶遺芬於焉妥靈莫爽兩楹俔覿
儀形庶幾來寧歆我扱馨牖我昏冥

常享祝文　鄭經世

學博而要見徹而實莊敬之功表裏如一

南溪書院奉安文　鄭經世

嗚呼天之生賢夫豈偶然鍾靈毓秀俾覺于沅棣祼子國

着龜于民不有此人人曷爲乂恭惟先生間世資質玉碧
懸秋氷壷貯月從于退陶拔萃明穎一見發歎許以天挺
學博而要見徹而實壯而欲行並仕　王室契遇　先王
魚水相歡謀猷啓沃澤及窮鰥島夷猖獗　廟社顚覆三
都淪沒　國不能國鞠躬盡瘁于内于外漢業中興繄誰
是賴終罹讒搆雖免亦驚與道爲殉遯于林扃婁㪅初服
樂在憂中風吟月咏洒落心胷有來求道扣竭兩端即之
如玉望之如山人方宗仰天不慭遺樑木既摧後生疇依
哲人云亡　國步迍邅遠邇同悲吾黨甚焉沒世愈久思
禱滋深見之羹墻寤寐下心有樂斯丘昔所徜徉千秋魂
魄或者不忘於焉立祠于以妥靈豈惟吾黨多士一誠曰

吉辰良籩豆靜芳靈其不昧降我爐香

三江書院奉安文　金世濂

光岳氣鍾應時而作抽閱絶學立定跟脚眞儒大業庶幾禮樂自古大賢展布盖薄得君行道莫先生若　邦國一存造斯文有托永世不諼星斗山岳多士所式院宇是度涓吉妥靈肅肅楹樽駿奔衿佩象尊龍勺尚克歆鑑永世無斁

道南書院奉安文　李埈

河嶽之氣鍾粹于鮮惟嶺之南景得其全群哲迭興斯道日懸中遭不淑時運迍邅天奈喪文文純作焉公於溪上執贄髫年貞明在中英邁無前功兼博約理契魚鳶律身

之正矩方規圓立志之篤夕惕朝乾千古遐躅百家旁穿提要挈領仰高鑽堅函丈有稱才降于天正色立朝乃心永肩彌綸一世儀表衆賢鯨鯢噴毒八路腥膻一不肯人傑孰扶其顚世濟陸沉忠竭天旋大悳未究讜說交論卷而懷之有浛之堙資之一龍樂在千編以詠以游風月無邊念我一邦曾被化宣觀快靈鳳教洽祥鱣爲學之序知所後先黙浮崇雅迄有賴焉至高之道屹屹高巓難挹之器汪汪浛淵今其已矣親炙無緣羹墻之慕愈久愈綿尸而祝之敢忌揭虔將食賢祠群議同然涓辰妥靈秩秩豆籩靈應不昧歆此吉蠲

挽詞　鄭述

經幄當年第一人風雲際會近無倫安危至計存邦國獻
替訏謨聳搢紳館閣清如巖壑士林泉憂是廟堂身兩篇
遺劄輸丹悃感淚應沾 聖主巾

又 李恒福

此道久淪沒斯人今又亡精神傳簡策模範壽虞唐得喪
身何與行違事益章無由覩玉立黃閤日淒凉

又 柳根

會哭先生卅八春稠中方識斗南人淵源有自傳心法表
裏無瑕絶俗塵千載風雲逢盛際十年魚鳥與相親西行
未見衆歸日只是當時已愴神
離別于今一十年氷壺玉樹每依然用儒作相遇公始憂

國如家范老偏道德文章大所與勳名清白世難全讀來
遺劄長垂淚遙望南雲雪滿顛

又　　李好閔

沂中丞相洛中儒司馬平生略一符元祐佐治斯有績靖
康當亂可無虞園開獨樂荓榆盡迹阻重來手額孫臨絕
愛　君雙表在布衾零落鶴山隅

又　　李德馨

精金良玉間時才尚記多艱倚上台誠邁忠宣留後語望
深君實待重來命関世道還違意澤在民心共盡哀痛哭
百年寧復有嶺雲迷眼淚難開

又　　張顯光

天受師闇奉得貞一生夷險一吾誠位經宰相何曾忝勳熙
祓隆封不自榮在外益深憂國悃臨終猶切愛君情清
操雅度兒童識市井輸忱豈爲名

又　　　　　　　　　　　　　　　　　　門人鄭經世

金聲玉色鳳威儀瑞世英姿世所師河嶽氣中生有自退
陶門下見而知人間已矣無蓍蔡天上依然見尾箕啓吻
向來何足說青蠅難辨夜光疵
才稱王佐未應憖殉國誠心帝降鑒經濟半途窮鬼五棲
遲初服違尊三只緣大雅難諧俗豈有　重華不聖讒臨
絕一封文字少解教悲涕滿東南
來往西林二十春只今於邁尚遅津山頹此日將安仰河

歛平生更莫回萬古和風長藹回一天明月是傳神磨身
官冗違臨穴慙愧當年築室人

又　　　　　　　　　門人李㙉

恭惟質粹兼聞今古日星垂扶植經諸子流行被蒼穹天將
降大任公又起南維標格千尋有文章五色之淵源來有
自時雨化仍施絶學將傳緖窮年獨下帷群經咗[illegible]隨一
念謹毫釐體道誠爲本治心敬是基壺冰同洒落盤水益
矜持表裏功何闕鑽研力未疲德爲人佩服行作世宗師
所立嚬如許斯文信在玆立言徵有德古磬本無疵燦燦
明奎壁鏗鏗響竹絲目經書輒誦心得理皆知積厚敷宜
博才多望競推覽輝千仞鳳納錫九江龜禮樂河間議規

摸稷下畢琳琅聞至論霹靂剖群疑辨忍無盤錯驅車歷
崄巇以公身出處惟我　國安危枯槁須甘霔瘡痍待上
醫　宸章舟楫喻吾道棟樑期正色趁鵷序傾朝望羽儀
希音諧大呂華袞補宗彝蚤值風雲會偏承雨露滋酒領
金鑾落袍賜繡藏彝視草陪香案調梅擢鼎司匡恩深似
海末路本多歧止是公雖戒忠良世有遺遁思猶果決厄會
邅遭羅滄海沒橫潰鯨鯢毒遍吹宣公勤奏議諸葛許驅
馳撥戟經寒暑捐軀等險夷勳高曾避賞道大莫容時衆
口金猶鑠貞姿玉不緇雲霄終斂翼衡泌可忘飢負欲張
休粒醒何屈歠醨杜門淹歲月開卷對軒羲墜履埋塵久
深衣起洛遲傾陽難奪性入地尚緘辭瀝血憂時語銜恩

懿主悲人間方鑄像天上已乘箕誼粹非身棄面廻宣定命

襄陣瀾留迹作埋樹想容姿宇宙論才盡賢人與數奇讎

思蒙獎育何以答隆私磨龐難成實施鉛拄飾強扶搖真

假翼感激只鐫肌棄石承清誨宮墻得闖窺典刑今已矣

吾黨復何之學海蠡難測為山簣竟虧諸郎皆俊逸陰騭

豈參差形畫麟盟府名流籍口碑尚嗟文運否遽惜哲人

萎阡表銘遺烈新詞定付誰

又　李睟光

乾坤鍾粹氣河嶽孕英姿統緒閩山近淵源泗水追文章

餘事妙經濟早年期紫殿通仙籍丹山覩鳳儀氷聲振頹

俗玉色立丹墀致澤君民志明良際遇奇　講筵隆禮眷

台席費疇咨國値多艱會身將隻手持竭誠西狩日宣力
中興時利器宜盤錯孤忠一險夷灰塵掃宮闕血肉問瘡
痍指顧重開否雍容幾獻覩孔明齊利鈍中令繫安危剖
決無餘務辛勤不告疲於時推柱石與世作蓍龜化資宣
光義功羞管晏卑國威方削弱廟略不羈縻心事青天在
襟懷白日知寸誠惟爲國浮議奈多歧付命窮通裏全身
進退宜李綱戀去相宋室欲依誰直道顔無怍清風世共
師結情天壯極遺業洛西涯綠野裴公逸蒼生謝傅思林
泉臥未穩草上禍仍隨啜粥三霜過行年六袠衰精神雖
尚爽疾病已難醫未欲平治也如何遽至斯存亡関世運
得失豈人爲夜報中台坼朝無一老遺儒林爭景慕時命

喜參差後學將安放高才不竟施諄諄臨絶筆字字愛
君辭事業丹青燦勳名竹帛垂善人天奪速幽谷日臨逢
土抱山頹恨民含國瘁悲仁恩號市巷遺愛誦童兒一代
身爲範千秋口是碑天曹曾忝屬德宇幸頻窺濫辱仁言
誨多蒙世分推中年懷未覿遠計信兼疑莫遂帷堂奠空
題薤露詞平生瞻卓犖今日悵何之一掬西風淚摧傷不
是私

又　李逢龜

相國生南紀淸標暎海隅文章擅宗匠經術富醇儒進退
身名裕行休道義俱丘園終未起世事益堪吁
伊昔蒼黃際黃扉偶望新玉容端冕笏襟溉露精神事去

看忠續時危憶藎臣何須百年定遺愛在斯民

又　韓浚謙

登庸當日愜輿論自是儒宗　聖眷存學有淵源泝濂洛
治期糠粃鑄義軒時危正笏中書府歲晩深衣獨樂園臨
絶諄諄遺表在一生心事證乾坤

周家新數中興期上相當朝際遇奇諸葛忠誠忘利鈍陸
宣章奏盡箴規危機袞袞心如石浮議紛紛鬢已絲叔得
兼揄眞事業士林高蹈後人師

又　沈喜壽

嶠南從古挺名賢嶽降斯人氣亶全間世聰明推夙日起
群器識擅丁年文章領袖看餘事性理淵源嗣嫡傳以杷

包瓜應有隕如魚得水豈無緣經綸大業躋台座啓沃嘉
謨拱 御筵情若友朋 宸翰在仰同山斗士論然誰敬
海寇干熙洽奄致 鑾莅賦播遷戡亂宏才時易失濟屯
英略力猶綿羈縻孰把忘讐比詆斥 飜歸賣國先越續豈
由能忍辱漢儒元自不知權角巾竄馬回公第義膽忠肝
謚上天瞎彼洛園花竹秀任他郇鴆謗姍謫萊衣暫戲烏
瘠急姜被纔溫鴈影偏陋巷祗承催 召札脩門辜負會
盟輗新方蓄處甘收跡舊學尋來務省愆涵養功程雖益
進篤恭治化恐難宣十寒久退微誠切一飯長思老淚懸
藥餌餘齡常閉門圖書至味亦無詩邊居睽邑載輦中鬼遇
遐還封病後參攴加額共驚絃斷早盖棺惟幸玉成專兩登

麟閣鳴謙吉九秋鴻樞秉德堅箕尾輝煌臨下土蓍龜寂
寞去東廷始終恩禮邦容議存沒哀榮莫與肩步武蘇翁
沙谷裡儀刑陶叟隴雲巔師宗又逝傳朝野清節今亡矣
市廛晚輩愚慵空白髮先生奬拔即青錢追隨吳華襟懷
徹麟閣星霜夢想牽客歲承音分擁篋殘年題挽筆拋毫
遙持絮酒號千里願舉籃輿指九泉珍瘁憂深公案定昭
哉來許史臣編

又　　　　　　　　　　金玏

已將心事任穹蒼應把平生謁玉皇脫洒塵埃米出墨猜
深謨議鳳鳴陽懷忠撥亂勳名著蘊道投閑佩服香莫說
無人傳學訣從知太史不埋光

儒門事業繼先師還際艱危失遠期至澤及人民廣服精忠在國思神知應將絶學傳千載豈但淸名聳一時畢竟開衾皆得正欲成哀唱更無辭

又　許筬

求藥襟懷玉雪神才堪王佐志經綸聲名往日空餘子事業淸朝見大臣千仞覽輝期瑞鳳百年及袂泣窮麟新摧天柱同然慟不盡羊曇醉後春

又　門下李㙉

妙訣當年獨得眞幾從溪上問爲仁巖廊欲試闡閩學丘壑終收稷契身千古大名留宇宙一封遺表燦星辰英靈不散還光岳願爲邦家再降申

又　　金湜

玉淵收彩鶴山枯淑氣初鍾間世儒積學幾年尋墜緒孤
忠晩節展訏謨經綸盛業扶顚運恬退高風立懦夫斯道
已南仁不壽皇天未欲喪吾徒

又　　門人金允安

得師當日早摳衣教育磋磨頴悟資氷玉貯藏秋月色鳳
凰飛下碧梧枝存心修己由誠敬事主臨民自孝慈伊尹
志兼顔子學蒼生無祿竟何爲

又　　申湜

金精玉潤挺英姿鳳翥鸞翔瑞一時間氣定知生不偶淸
朝還恨數多奇官居鼎鼐身寒士道合經綸德老師箕尾

叔神何太遽爲斯文慟又吾私

又　　申湜

間世賢人出匡時相業隆誓心如皎日憂國籲蒼穹進退皆關運艱危獨有功臨終遺表在千載識精忠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三終